

《我心中的“李焕英”》征文选登

在另一个世界里，母亲经历了春夏秋冬，不知她是否适应那里的环境，不知她过得怎样！

往事如涓涓溪流



2018年父亲80岁生日时，作者张喜龙全家与父母合影。

张喜龙

己亥年腊月初六日中午，母亲驾鹤西去。一年多来，我不时想起母亲。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有关母亲的往事，就像一条涓涓溪流，源源不断……

记得孩童时期，每当人民公社社员们出工时，我就提着小板凳，跟着母亲来到田间地头，拔草、拾柴火，凡力所能及的活，样样都干。母亲的引导，乡亲们的夸赞，使幼小的我对劳动有了兴趣。

八岁时，父母把我送到了学校。为了帮我数数和学习百位数以内加减法，母亲按照老师的要求，利用旧扫帚，给我锯了100根长短一致的竹棍，装在我的粗布书包里。我记得，刚入学时，学写汉字，“主席”中的“席”字，开始总是写不到一块，写出的字歪七扭八，超出了方格，写字时铅笔尖断了一次又一次，急得我大哭。母亲耐心地安慰我，为我削铅笔，手把手地教我写字。在母亲的帮助下，我终于学会了“席”字的写法。

上初小时，母亲配合学校老师教我打算盘，简单的加法、乘法教会后，还教我九归、狮子滚绣球的打法，可惜我太笨，没有学会。那时，家里困难，为了节省钱，母亲常常让我4分钱到“合作社”揭一张白纸，拿到家后，她先将大纸一次又一次地折叠，折叠好后用割麦子的刀片将其裁成

32张大小一致的小纸，然后用针线缝缀起来，锥成本子。母亲无意中把精打细算的节俭意识种在我的心田里，使我从小养成了爱惜纸张、勤俭节约的好习惯。

大概在我上小学高年级时的一个秋季，连绵的阴雨下了十几天，滩地被暴涨的渭河水淹没。漫滩之前，我和大人们抢拔滩地里的萝卜、大葱。也许是受累受凉的缘故，第二天，突然肚子痛，疼得我在炕上打滚，头上虚汗一滴一滴往下落，呻吟声一阵接着一阵，婆用盐水瓶装上热水给我暖，揉肚子也无济于事。看到此情此景，母亲急得嚎啕大哭，她恨不得把我的疼痛转嫁给她。正当家人决定用架子车送我到十里路外的医院诊治时，我肚子的疼痛过去了，母亲这才稍微安心下来，皱成一疙瘩的眉头总算舒展开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秋季生产队掰玉米时，我总是期盼母亲收工回来。因为母亲每次回家，总要给我们带一小捆“甜甜”。那叫“甜甜”的东西，就是长得纤细、不结棒子的玉米秆。那种玉米秆颜色紫红，用牙齿咬掉皮后，将秆咬到嘴里一嚼，就会有甜甜的糖汁流入口中，味道纯正，酷似吃甘蔗。母亲掰玉米时，凡遇到“甜甜”，她就折下来放入笼里，收工时把折下的“甜甜”捆起来，作为劳动的另一种成果带给我们兄弟。尽管我们

掰“甜甜”皮时常常不小心手指被划破流血，但那甜甜的滋味，永远留在我的舌尖和心里。

我家的房子是祖辈手里建起来的，从我记事起，我家与大婆家一分为二，大婆家居东我家居西。上房无法隔开，烧火做饭时，烧火人背着背，不管哪家烧火，整个上房里烟气弥漫；下房相对着，两家十五六口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摩擦时有发生。我上高中时有一天，两家发生争吵，对方手持利器，极有可能“大打出手”。那天是星期天，我装好了馍准备去学校，但吵闹还在继续。眼看着天快黑了，我放心不下，迟迟未去学校。母亲哭着对我说：“我娃赶快去学校，争口气，把书念成！”我们听到母亲劝我的话后，大吼：“你让你娃念书，我让我娃练武！”这次吵闹之后，为了以后井水不犯河水，母亲让村里一个能说会道的“中间人”说话调解，最终把祖先留下的两间半庄基南北划分，中间用墙隔开。

我是恢复高考后我们队里第一个考上的农家子弟，因为上的是一所中专，毕业后在一所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11年，先后四次荣获地、厅级优秀教师，后来应聘到别的地方，又教书将近两年。香港回归那年春天，调到当地的县委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。苦苦干了多年，快40岁了，连个一官半职也没有；回家时老是步行，没有一点在外干事的派头。于是村里有人议论我“求不顶”“没出息”。这话传到母亲的耳朵里，她开导我说：“只要把公家的事干好就行了，人都想当官，谁求来抬轿！”母亲知道我平时工作忙，怕耽误我，家里、亲戚有些事，尽量不让我去说。

母亲去世前几天，我在家里。她一时糊涂，尽说些怕人的话；一时清醒，吐字比以前还清晰。我问她：“你想谁？”她说出来后，我亲自请母亲想念的亲人看望她。过了一天，我又提醒她：想你xx(婴儿)时吃了几年母亲的奶？母亲说：“想！”但接着说，“娃离婚了，日子不顺畅，就不要叫娃跑了。”我又问：“想你女(母亲的养女，远嫁四川)不想？”母亲说：“想，娃路远，回来一趟不容易，不要叫娃，娃过年就回来了。”弥留之际的母亲，尽管心里惦记着她想见的人，但总是替别人考虑，留下遗憾。

在另一个世界里，母亲经历了春夏秋冬，不知她是否适应那里的环境，不知她过得怎样！

那时候我觉得娘真厉害，不用花钱，她用自己平日攒下来的脱发就能给家里换来好多有用的东西。

娘的头发

羽翎

“收头发……收长头发……”
“收头发……收长头发……”

屋外路上行驶而过的车辆上喇叭里的广告词，伴随着这个夏天的阵阵热浪，留在了燥热的空气里。

我，想起了娘的头发。
长辈们说，娘的头发在年轻的时候，也就是她十八九岁的时候，长得又黑又亮又粗又长，一直垂到大腿处。他们都说，我遗传了我娘的头发。我的头发也是又黑又亮又粗，发质很好。我多半个月就得理发，若不理发，脑袋上的头发又黑又粗，都立在头上，膨胀起来，整个人看起来头特别大，就像他们嘴里的“长毛子”。

但从我记事起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娘的头发有那么长。

我没有见到过娘扎着那么长辫子的样子，但自从长婆第一次跟我说我娘的长辫子时，我的脑海里便一直清晰地显现着那样一幅场景：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，背对着我，背后扎着一条又黑又亮的辫子，一直垂到大腿。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十八九岁姑娘的正面，但我知道，她就是我娘。

我曾在家里翻出一张那个年代两寸的黑白照片，照片已经泛黄，照片里的人脸已然模糊，但是那条又长又黑又亮的辫子却无比清晰。长辈指着照片上的人说：“这就是你娘，你看你娘的辫子长不长，我没有骗你吧。”

我看看那张照片，照片里的娘，跟我脑海里想的那个样子，简直是一模一样的。

但从我记事起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娘的头发有像照片里那么长过。

从记事起，我记得娘每一次洗头的时候，总会脱落一些头发，少则十几根，多则几十根，从没有数过。娘每次都会把那些脱落的头发——飘在洗头水里的、粘在脸上里的、粘在水

池里的、粘在墙上的、粘在地上的——团成一小团，有时不留意掉在地上被风吹走就找不见了，娘会把团好的那一小团头发塞在墙缝里，或者一个塑料袋里面。

娘一直有这样的习惯，一直到现在。
我看见了之后，总好奇地问：“娘呀，你要留下这些头发做什么呢？”娘总是一手梳着滴水的长发，一边对我说：“以后你就会知道的。”可是没过多久，我就忘记了我的好奇。

再过去些日子，有些穿街走巷的“担担客”(就是一些小商贩用扁担挑着一些小商品四处贩卖，也可以用粮食或者头发等物品来置换)来了，娘就把她平日积攒下来的脱发拿出来，我一看竟然有那么多，娘就用这些头发在小贩那换些家用品，碗、盆、床单，有时候还有一些零食给我吃。

那时候，我觉得娘真厉害，不用花钱，她用自己平日攒下来的脱发就能给家里换来好多有用的东西。

有一回，一个小贩看上了我娘的头发，死磨硬套地要我娘把辫子剪了给他，他可以用碗、盆、床单还有其他东西什么来换。经不住那人的死磨硬套，我娘最后还是狠心把长辫子给剪了，剪成了齐耳长的头发，用剪下的辫子换了好多家用品。

我知道娘很舍不得自己的头发，因为我看到了娘剪辫子时那不舍的表情。我还看到从那以后娘经常会在镜子前手拉着自己的头发，看头发有没有长长。

我问娘：“担担客把娘的长辫子拿去干什么了？”

娘笑着说：“拿去再卖给别人。”
我又问：“别人买了娘的辫子干什么了？”

娘想了想说：“别人买了娘的长辫子，可以用来做假发。”
我就在脑海里想象着娘的头发

被做成了假发，在别人的头上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。

不知什么时候起，娘的头发留得没有以前那么长了，也没有以前那么密那么黑亮了。白头发渐渐多了起来，脱发也渐渐多了起来，常常用梳子梳头发一梳一大把，甚至用手一摸头发都会有几根脱落在手里，娘还是会把脱落的头发都攒起来，等着“担担客”来的时候就可以换东西了。

娘的头发其实长得挺快的，感觉没过多久，娘的头发又长长长了，已经超过了肩膀了。可是，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意识到，那些“担担客”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来了，“担担客”这一职业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消失了很多年。

再后来，娘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。

那一回，娘去理发店做头发，染了黑头发，把头发放直。娘又有了一头“黑长直”，看起来一下子年轻了很多，娘也看起来开心了许多。只是我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，娘的头发没有以前那么密那么亮了。

朋友们都说我的发质好，每次去理发的时候理发师也会说我发质好。我去理发的地方，那些理发师熟一些了就跟我讲，给我理发比给别人理发要多花一半的时间，剪起来也更累人，头发还扎人手。每当那个时候，我总会跟他们讲我娘的头发如何黑亮如何密长。

渐渐地，我也发现自己头上有了白头发。娘的头发自然也已经比不了以前那样了。

我在家里又翻出那张更加泛黄的黑白照片，照片看起来更加模糊不清了，唯有那根又黑又亮又粗又长的辫子，是那么的显眼，就像我脑海里一直清晰地显现着那样一幅场景：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，背对着我，背后扎着一条又黑又亮的辫子，一直垂到大腿。

“我自己没文化，希望孩子们都能比我有出息，我们家穷，可是我宁可把下蛋的鸡卖了，也要给孩子们买一本字典……”

质朴的老妈

吴洁

“吴嫂，你这个孩子又瘦又小，怕是不能养活”。听到出生时接生婆对我妈说的话，你就能知道老妈把我养大有多么不易。

“吴婶，你家这个二丫学习好，长得也好，干啥啥像，要是个头再高点就好了。”邻居说。“可不用，可不用，只要她健康不生病，再矮点也行。”老妈说。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对话内容。

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的我，医生诊断是先天营养不良，体质差，抵抗力弱。只要有个风吹草动，我就会感冒发烧。妈妈舍不得让我打针，就在家灌药，结果是越灌药越严重。等到不得不去医院时，大夫就会吼她：“你是怎么当妈的？孩子这么严重才送来，再晚一会儿就得扔了……”

记得一年级时，不小心我又感冒了。大冬天的，吃什么吐什么，高烧不退，老妈吓坏了，灌药，用酒擦身体，脑袋上敷冷毛巾，折腾了一宿，也没见效。问我想吃啥，我就说想吃冰，老妈就拿个小盆儿装上点水到室外去冻冰，黑龙江的冬天，这不是个难事儿。坚持了一天，还是不见效，老妈不得不又背着我去医院。在医院打上了吊瓶，体温才慢慢降下来。忙得满头大汗的妈妈这时才想起来，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没人管，炉子没人烧呢，赶紧把我托付给邻家的阿姨就住家。

生炉子、做饭、把鸡鸭猪都喂完，爸爸也下班回来了，老妈连饭都没来得及吃，又跑回了医院。她牙疼了一宿，第二天早上半边脸都肿得老高，还抱怨自己没有分身术。一周后我治愈出院，可是老妈的那颗牙齿却永远和她说再见了。如今每次提到那颗牙齿，老妈总是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哪个孩子不是那么养大的，我是妈妈呀！”

我这个病包子、药罐子，一直折磨着妈妈，让她总是提心吊胆、夜不能寐。一直到五年级切除了扁桃腺，才逐渐远离了医院。这时候老妈才放开紧缩的眉头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这个二丫能养住了，没危险了。”今年全家聚会，小弟还说：“我二姐能活这么久，就是母爱

创造的奇迹啊！”

摆脱了病魔纠缠的我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初中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不意外地又考了全班第一。为了开家长会，老妈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把自己打扮得干净利索，还抹了雪花膏。等她代表家长们说几句话时，她说：“我自己没文化，希望孩子们都能比我有出息，我们家穷，可是我宁可把下蛋的鸡卖了，也要给孩子们买一本字典……”

这是老妈最幸福、最骄傲的时候，种种喂猪的苦、养鸡养鸭的累此刻都忘了。我知道，我从小就知道，所以我会拼尽全力，起早贪黑，在做完家务后努力学习，争取回回考第一，回报这个为我操碎了心的老妈。

初二的时候我被选到学校文艺队，经常会排练节目，因为我既要独唱，又要跳舞，所以每次排练到很晚，妈妈不放心，就做好饭之后，到学校来接我回家。每当有演出任务的时候，她就走得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电影院来接我，这对于劳累了一天的老妈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。记得有一次我们演出结束后来到座位处找家长时，我的老妈竟然睡着了。于是我就和音乐老师说我不参加文艺队了，结果被老师骂了一顿，说我没有集体观念。其实我是心疼老妈，不想她太辛苦啊！

转眼初中毕业，我考上了中专，意味着我有了铁饭碗，有了干部身份。现在网上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

的中专相当于现在的985、211，我不知道是否准确。反正我知道接到通知书的那天，左邻右舍都跟着沸腾了，纷纷传看着我的录取通知书。很多不认识的人，也指着我家的大门，说这家出了个女秀才。全家人都高兴，最高兴的还是老妈，她种地、喂猪都唱着我。

送我上火车站的路上，质朴的老妈郑重地嘱咐我：在学校还要继续努力学习，要与人为善，要多为班级干活，替老师分担……

带着全家人的嘱托，我继续在外地求学。这期间我写信经常提到的话题就是：我又得了一等奖学金，我被评为优秀毕业生……

小妹的回信也总是说：老妈现在与别人唠嗑声音都大了，底气也足了，你一直是咱们家的骄傲。
今年77岁的老妈，作为时尚的漂亮老太，感受着时代的变化，享受着生活的美好，就连去社区娱乐室打麻将都画个精致的妆。每当我们姐妹们提到小时候闹人，让老妈操心受累时，老妈总是乐呵呵地说：“你们是我的孩子，苦点累点算什么？”然后就发微信朋友圈，晒她孙子们的美照去了。

此时此刻，老妈在看电视，我就在她身边，幸福地陪着她，看着她，用心、用笔与她诉说，为她祈祷——福寿延绵、健康平安！



1975年，作者吴洁(左)与母亲、姐姐(右)母亲怀中抱着的是妹妹。

一本『剪报簿』

力量的与无情。
体的羸弱，同时也直观觉察到了时光飞逝的
我轻轻拥母亲入怀中，惊异感受于她身



作者朱睿的母亲。

医生是自己。无疑这是健康知识的相关汇总，可见无论何时，儿女的健康永远占据着父母心中的首位。

第二部分是生活小妙招，我提出的问题，母亲回答我后，又怕我遗忘，看到报刊相关内容，就裁切后在本子上粘贴好以备我不时之需。

第三部分是育儿新理念，看到这里，我不由心生起了涟漪：听母亲说，我小时候也是喝完一小碗粥，再伸碗，意犹未尽说“还要”的贪吃鬼；我也是经常四处乱跑破裤子的小淘气；我还是冒充家长签字企图蒙混过关的熊孩子……

记得少年时代的我就像个男孩子，上墙爬屋、街道中疯跑，对于母亲的教导也是东耳朵进西耳朵出。后来我发现母亲的话变少了，但我书桌桌上留言条的数量却增多了。其中有的写着：明天天气转冷，记得保暖。我中午加班，冰箱里面有现成的食物，热透再吃。有的写道：取得成绩不要自满，越是饱满的谷穗越是谦逊地低头。还有的写道：劳逸结合对你来说，就是疯玩和看书要结合起来，拭目以待你的表现。诸如之类的留言条让我感到很新奇，我逐渐静下心来，开始参照执行。

后来我无意中听到了父母的谈

话，才知晓了留言条的意义，母亲说：“女孩子长大后会变得敏感，自尊心虚荣心都会增强，如果我一味训斥她，恐怕收效反倒糟糕。我自从写留言条以来，明着我装作不管不问；暗里据我观察，女儿对我所说的内容还是上心了。事实证明这个法子是可行的。”我听后，偷偷躲在墙角哭得一塌糊涂，后悔自己曾经的任性妄为，感动母亲为了维护我的自尊心所付出的心力。

我的一些糗事，母亲似乎都忘了，母亲只记得：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放学回家时正逢下雨，又去工厂为她送伞；我15岁那年，她住店的时候，我笨手笨脚刚学会包饺子，包好后着急给她送去，结果摔了一跤，饺子沾了杂物没法入口，可是母亲却很知足。

母亲是最容易满足的，即使孩子那微不足道的付出，“养儿方知报母恩”，如今我也有了下一代，母亲仍然关注亲子关系教育问题，我将之视为“隔辈亲”的最好证明。

母爱无形，但我分明触摸到了它的形状，就像眼前这本剪报簿，一字一句，一行一页都是记录，见证着岁月里母亲之于我牵挂、希冀所走过的长长的轨迹。

朱睿

休息日，我领孩子去看望母亲。开门后，母亲马上微笑着将她的外孙搂在怀里。这时我突然意识到：像中国大多数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样，年长后的我们几乎不会主动去拥抱对方，即使我们是这世上最亲近的人。

想到这里，我借机试探地向母亲张开了双臂，母亲立即会意，略微侧下头冲孩子招呼道：“快看，你的妈妈也学会撒娇了。”我轻轻拥母亲入怀中，惊异感受于她身体的羸弱，同时也直观觉察到了时光飞逝的力量与无情。

我缓缓松开手臂，母亲却很开心，说要送我一件东西。随即，她转身从书桌上拿过来一本软皮本：素色的封面，32K大小，七八十页的样子。我信手一翻，原来是一本“剪报簿”。

剪报簿第一部分引语是：最好的